

近日，習近平主席在訪問美國的演講中開出了自己閱讀過的美國書籍的書單，包括《聯邦黨人文集》、托馬斯·潘恩的《常識》、海明威《老人與海》，以及一本基辛格博士近作《世界秩序》等。年前，習近平在訪問俄羅斯和法國的時候，也曾兩次向媒體公開了自已的閱讀「書單」，囊括了幾十部俄羅斯文學和法國文學經典。

開書單主要有兩個用途，一是總結展示自己讀過的書籍；二是向他人推薦有價值值得讀的書籍，都很有意義。尤其後一條更是功德無量，可以引導那些想讀書又不知該讀什麼書的人直接接觸經典，讀更经典的書，用有限的時間讀最有用 的書，不讀那些沒有價值的爛書、胡說八道的壞書。所以，許多偉人領袖大哲名家都喜歡開書單，把自己終身受益的書籍推薦給那些後生小子，讓他們直接吸收最有價值的精神營養，在成材的路上走得快些。

古往今來，各類書籍浩如烟海，不可計數，一個人就是窮盡一生什麼都不幹，也不能讀完其中的萬分之一。況且，書海中還有很多垃圾書、益處不大的書，讀這些書無疑就是在浪費生命，這就亟需那些睿智多識的專家學者給予及時引導，開出自己認可的書單，讓知識的光芒照耀更多的人。我在大學教書，每年都能遇到向我請教該讀什麼書的學生，要我給他們開書單。我自己雖然讀書不算多，但畢竟也讀了這麼多年書了，心裡頭對好書的標準還小有心得，同時我也曾受益於那些見過面或未謀面前輩的書單的指引，讀了不少有價值的經典名著。因而，每有學生要我薦書，我都不揣淺陋，十分熱情，且樂此不疲。我覺得，能引導學生讀到好書，就好比與大師智者對話，比上我的課要更有價值得多。

書單固然人人都能開，但越是名家大家，開出的書單就越有影響，也越有說服力。去年的世界讀書日，《人民日報》與央視新聞就共同推出的「十五位知名大學校長推薦書單」，由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等十五所大學校長每人推薦一本書，計有《平凡的世界》、《大數據時代》、《時間簡史》、《沉思錄》、《中國哲學簡史》、《苦難輝煌》、《叩響命運的門》、《被淹沒和被拯救的》、《孔子評傳》、《論中國》、《相約星期二》、《改變自己，改變世界》等，涵蓋了中外很多領域。很慚愧，我只讀過其中的三分之一，但基本認同這些名家的薦書理由。

即便都是名家泰斗，但因為每個人從事專業或愛好不同，視角有別，開出的書單也各有不同，這也很正常，所謂「蘿蔔白菜，各有所愛」。那麼對於這不同內容的書單，我的辦法是，多找幾個名家開的書單，相互對照，先把那些幾個書單上出現的書定下來，取「英雄所見略同」之意；然後再讀那些出現頻率稍次的書；而對於只有一個人推薦的書，我就先查內容提要，再決定是否閱讀。按照這個辦法來讀書單上的書，我自己感覺，讀到的書大都物有所值，甚至超值。

還有一點，開書單要看對象。如果是對大眾開的書單，那就要考慮兼顧各個方面的閱讀能力與習慣，不能開太專業、太偏的書籍。譬如我對那些剛入學的大學生開書單，就適當考慮了他們的閱讀興趣和能力。儘管我個人十分喜愛錢鍾書的《管錐編》，但給大學生開的卻是更通俗的《圍城》。中國古代四大名著裡，《紅樓夢》的藝術成就最高，但我給學生推薦的次序卻是《水滸》、《西遊記》、《三國演義》、《紅樓夢》，取其從淺入深之意。當然，《平凡的世界》也是必薦之書，勵志的東西誰都需要，青少年尤其如此。

人類需要薪火相傳，開書單即涵有此意。

陳魯民

## 開書單



## 新羅飯店往事

新羅飯店坐落在首爾市中心一座山丘上，建於一九七九年，是韓國第一家五星級酒店。一九九一年我第一次來漢城（現稱首爾），入住的正是這家酒店。現在二十四年過去，我又一次入住這家熟悉的酒店，往事頃刻湧上腦際。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中旬，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前往韓國，參加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我作為隨行人員同往。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上韓國的土地，內心情感，有焦慮不安，也有幾分緊張。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參與主管朝鮮半島事務以來，三十多年主要在中國駐朝鮮大使館任職，三進三出，從未想過會去曾經與中國「敵對」的韓國。對韓國的了解，只是通過閱讀資料，停留在紙面上，沒有一點實際感受。韓國到底會如何看待中國，這次訪問是否會順利，心中沒底。從北京出發，一個多小時，就到達漢城金浦機場。

中韓沒有外交關係，錢其琛外長第一次來韓國，我們估計，機場新聞記者會很多，但出乎意料，迎接我們的只有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的主辦國高韓國高官和幾名職員，我們多少有點奇怪。一了解，原來韓國方面擔心中國外長第一次來韓國，記者蜂擁而至，機場秩序難以維持，沒有通知本國和外國記者。可見他們考慮得很周密。但當我們乘車到達入住的新羅飯店時，大廳裡已擠滿記者。錢其琛一下車，就被記者包圍，寸步難行。在無秩序的問題中，不少是關於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的問題，但更多的是中國和台灣的關係是否會生變。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因為中國和韓國沒有外交關係，但中國外長來到了漢城，不能不引起外界的高度關注。記得那天錢其琛是在保鏢開路護送下，專乘用電梯上樓進入房間的。錢其琛外長率團來漢城，本來的目的是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加入這個國際組織，成為正式成員。大約一年前，中國經過慎重考慮，認為加入亞太經合組織，有利於國際上與各國交流與合作，故此向該組織提出了申請，第三屆部長級會議預定審議通過。事先，會議主辦國韓國還作了細緻準備，就中國加入廣泛徵求了各成員國的意見，並對中國以主權國家加入、香港和台灣以經濟體加入達成了共識。因此，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召開，接納中國和香港、台灣為正式成員，進行得十分順利，受到與會的各成員國的歡迎。

但有一件事我們沒有預料到，就是盧泰愚總統不願與台灣的「外交關係」，單獨會見錢其琛外長一行。當年，大型國際會議還不是很多，韓國主辦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美國、澳洲、日本、新加坡、泰國等十幾個國家，由外長率團參加，在國際上很是引人注目。韓國為成功舉辦這次部長級會議，除會前籌劃和會議準備費了不少心機外，還特地安排了盧泰愚總統會見與會各國代表團，以提高會議的分量。

會見那天，錢其琛前往總統府青瓦台，參加集體會見。盧泰愚與各國團長握手寒暄，然後落座交談。會見結束後，意想不到的，青瓦台禮賓官把錢其琛外長留下，說盧泰愚總統要單獨會見中國代表團。當時我們幾個隨行人員還在飯店，為參加會見，趕忙棄輪方準備的車輛，趕往青瓦台。會見開始，盧泰愚總統表示，歡迎錢其琛外長前來漢城，祝賀中國成為亞太經合組織正式成員，但隨後他話鋒一轉，談及兩國關係問題。他坦率表示，韓國和中國是近鄰，一海之隔，雞犬之聲相聞，相互不能再隔絕下去。他特別強調，為了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也為了韓國的發展繁榮，他真誠希望日益增加的兩國經貿關係不斷發展，更期待著韓中兩國能夠早日建立外交關係。

當年，中國確實正在考慮進一步改善與韓國的關係，正在尋找一個適當的時候，盧泰愚具有遠見的談話，實際上成為中韓建交的一首序曲。次年，中韓兩國就開始了建交談判，八月達成協議建立外交關係，我受命於九月出使韓國。這次入住新羅飯店，同我第一次去時一樣，住在一個通過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高聳入雲的首爾塔的房間，我不止一次望著高塔凝思，想昔日的隔絕，看今日的發展，感嘆二十四年來中韓關係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新羅飯店，它的巧克力色外形，它的寬闊前廳，它的優美後園，它的莊重迎賓館，我最熟悉不過，不知多少次曾進出和入住過，但這其中二十四年前的第一次入住，留給我的印象最為深刻最為難忘。

## 蕭紅兒時讀詩

陸琴華

蕭紅，原名張廼堯，中國近現代女作家，民國四大才女之一。童年的蕭紅跟其他家境比較不錯的孩子一樣也經受了一段早期教育，也就是蕭紅的爺爺張維禎教她學唸《千家詩》。成年後的蕭紅回憶道：「早晨唸，晚上唸，半夜醒了也是唸詩。唸了一陣，唸困了再睡去。」可是如果祖父教她唸到關於吃的詩時，蕭紅一下子就來了精神，願意傾訴，原來那時裡面有蕭紅認為能吃的東西。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這是唐代詩人孟浩然的詩《春曉》。蕭紅很喜歡這首詩，不是因為這首詩意境優美，清新活潑、明朗暢曉，抒發詩人內心萌發的深厚春意，而是裡面有關於能吃的東西——鳥。蕭紅家附近有一口井，一次，有一隻鴨子掉井裡被祖父捉住，祖父就用黃泥把鴨子包起來放在火上燒。蕭紅把燒熟的鴨子一撕開，立刻就冒了油，一股香味在空中瀰漫。蕭紅吃着這用黃泥包着的鴨子，覺得這就是世上最美味的食品。蕭紅想：如果把詩裡的鳥也用黃泥包着燒熟，肯定也是不錯的美味。所以蕭紅一唸到「處處聞啼鳥」時就不由得高興起來，覺得這首詩「實在是好」。「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是唐代詩人崔護的七言抒情詩《題都城南莊》。這首詩通過「去年」和「今日」同時同地同景而「人不同」的映照對比，把詩人因這兩次不同的遭遇而產生的感慨，迴環往復、曲折盡致地表達了出來。這首詩一經問世，就深受廣大讀者喜愛，喚起了一些人的共鳴。蕭紅喜歡這首詩恰恰也是因為裡面關於能吃的東西。這裡面能吃的東西是什麼呢？祖父一臉困惑，心想：桃花能吃嗎？蕭紅就一臉笑容地告訴祖父：「桃花不能吃，可是桃樹一開了花不就結桃子嗎？桃子不是好吃嗎？」蕭紅這麼說着，就想起家裡有一棵櫻桃樹，問祖父：「今年我們家的櫻桃樹開不開花？」想過一下桃子癮之情油然而生。

蕭紅學唸千家詩時才四五歲，還識多少字，都是祖父唸一句她在後面跟着學一句，用鸚鵡學舌來形容蕭紅學唸詩的情景一點兒不誇張。因為學着學着，蕭紅就把原詩給走調了，也就是把詩歌裡一些意象領會錯了。比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的詩裡的「黃鸝」，蕭紅以為是祖父從街上經常買來的「黃梨」，高興得不得了，念到「黃鸝」時似乎吃到了那油光鋸亮的、甜得似乎要流出水來的「黃梨」。當祖父解釋那是「兩隻鳥」時，蕭紅不死心，對祖父說：「兩個黃鸝和一行白鷺能用黃泥包着烤熟了吃啊。」祖父告訴蕭紅鴨子易捉，麻雀易逮，可是黃鸝和白鷺飛得又高又遠，牠們的巢穴也不知築在什麼地方，想用黃泥包着牠們烤熟了吃比登天還難。蕭紅聽了，知道黃梨吃不成了，還有像黃鸝和白鷺這樣的鳥也吃不成了，这下子不喜歡杜甫這首《絕句》了。「兒童散學歸來早，忙趁東風放紙鳶。」玩是兒童的天性；吃呢？也是兒童的天性。只是蕭紅在「吃」的過程中，獲得了知識。



近讀梁思成先生的《中國雕塑史》，收穫頗多。去年入秋時，曾修讀一門名為「荷蘭十六世紀雕塑」的課程，天天在《聖經》與希臘神話的世界中兜兜轉轉，如今回看那些年甚至更早時候中國的佛像及人像雕塑，在造型與姿態上都毫不遜色。

《中國雕塑史》以編年體寫成，秦漢與唐宋著墨最重，元明清三朝僅以數百字一帶而過，親疏褒貶可見一二。在作者看來，李唐盛世，經濟發達，東西往來交通便利，對於文化藝術的發展均有助益。太宗時，玄奘西遊，攜著千金銀佛像歸，歸來講學，促進東西思想與文化交流。至武后及玄宗時，佛教造像藝術日盛，且不说龍門石窟中那些動輒數十米高的佛像菩薩像，單就唐代墓穴出土的兵俑及樂俑論，



現藏於波士頓美術館的自在觀音像（網絡圖片）



梁思成《中國雕塑史》封面（網絡圖片）

神情及姿態生動取勝。如今留存的惠之塑像，有些在蘇州保聖寺中。儘管由於年代久遠，雕像磨損剝落，但人物表情仍生動鮮活。那些露齒大笑的僧人或袒胸露乳的彌勒佛，哪裡有半點神聖模樣，分明是我們日日所見、街邊曬太陽的鄰人。由此看，東西藝術史中那些標誌性、階段性的轉變，梳理下來，其實很有些相似處。

因彼時藝術領域這一股活躍風潮，唐玄宗之後的佛像雕塑愈發呈現多元繽紛的景狀，千手觀音和十一面觀音等等奇特造型紛紛出現。有關十一面觀音的傳說最早出現在公元六世紀的北周經書中，後來玄奘西遊歸唐後翻譯過《十一面神咒心經》，自此，關於這一觀音形象的畫作和雕塑方陸續面世。這些觀音造型的出現，一改南北朝以降佛像雕塑端正謹嚴的風格，予人更揮灑自在的觀感。

這種自在與灑脫，在宋代雕塑那裡表現得愈發明顯。按照梁思成書中講法，宋代雕塑之風仍盛行不衰，只是「不如唐代春潮澎湃」，且「失去宗教信仰」。這一結論雖無褒貶之意，然與前文對照看，仍能讀出些許失落。在我看來，「失去宗教信仰」的雕塑，多了些人情味和煙火氣，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且以幾尊自在觀音像為例。美國波士頓博物館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各藏有一尊自在觀音像，都出自宋代匠人之手。兩尊塑像形態頗有幾分相似，均為一足下垂，另一足側起上踞，一臂或立或倚，另一臂閒閒搭在踞起上踞那條腿的膝蓋上，看得出舒服愜意的味道。根據梁思成的考證，這一坐姿有個專用名，叫Maharajalina，在宋代雕塑中首次出現。與唐時的千手觀音和十一面觀音類似，Maharajalina姿勢被用在雕像中，從形式上講豐富了作品情態，從內容上看也是藝術「世俗化」的某種表徵。

宋代藝術諸門類，不論繪畫、雕塑抑或詩文小說，都呈現出平民化、世俗化的面貌。白話小說中市井民俗的繁盛，佛教造型藝術中的俗化及日常化傾向，都是例證。文藝復興最早出現在十四世紀的意大利，較之宋代，仍晚了幾百年呢。然而，中國自元及清代戰亂頻仍，少有清淨安寧時，不論財力抑或人力都無法支撐藝術發展延續唐宋年間之盛，實在可惜。元明清三朝藝術家大多追慕古人，少有創新之意圖與膽識，其繪畫及雕塑作品中，也再難見到如自在觀音般的流暢與生動了。

### 自由談



使「現代元素」這個辭彙具有一定的相對性，生活在城市的人與生活在鄉村的人，對於這個辭彙的理解並不完全一致。許多在城市已經普及的東西，在鄉村出現仍是「現代」的新鮮事。對於生活在鄉村的人們來說，「城市元素」與「現代元素」幾乎可以等同。

比如說，生活在鄉村的人，出門比較困難，尤其是山區，必須翻山越嶺。以後有了盤山公路，還算省時省力，「躍上葱龍四百旋」，也很有詩意。但開車的人，總要擔點風險；駕車的人，更要受點委屈。如今打通了隧道，盤山公路拉成一條直線，山村與城市的距離大大縮短。住在山裡的，進城猶如城裡人上街或上班，公車私家車在山間來來往往的，就成了一道風景，這大概就是一種「現代元素」。

比如說，生活在鄉村的人，拉屎拉尿，祖祖輩輩用的都是茅桶與尿盂。村頭路邊，都有糞坑糞缸與馬槽，只要到城裡去工作三年五載再回鄉，都會覺得需要方便之時很不方便。這些年自來水管的網路建起來了，下水道鋪設起來了，城裡人用的抽水馬桶也就陸續進入尋常百姓家，從城裡回去的人不需要再擔心方便之不方便，一輩子都生活在鄉村的人，也感受到了城裡人的方便，露天的不露天的糞坑與糞缸也隨之消失，這無疑也是一種「現代元素」。

比如說，生活在鄉村的人，如今與外界聯絡變得十分便捷，打長途電話不要再去郵電所，接聽長途不要再約好時間等候，手機已經不是稀罕的東西了。電腦與網路使通訊更上層樓，網上開店，網上購物，網上與在遠方以至在國外的子女視屏，QQ與QQ群，微信與微信群，台身在異國的親朋好友隨時都能在一个平台上互相交流。他們已與城裡人一樣，儼然成為地球村的一員，這更是一種「現代元素」。凡此種種，都是看得見的「現代元素」。以上這些——比如說——都可以從我老家的那個山村找到依據。在此背後，當然還有看不見的「現代元素」。看不見的「現代元素」，往往支撐或支配著看得見的「現代元素」；看不見的「現代元素」之欠缺，也會影響以至阻礙看得見的「現代元素」之出現。

於是，想到老家的古樟與春蘭。老家的古樟，從它被當地政府列入編號為一二〇〇七的一級保護之「古樹名木」一起，已成慘淡新景。

當然，不僅是領頭人要有「現代元素」，這種「現代元素」，還需要它賴以生存的土壤，或曰「群眾基礎」。只有在這種土壤中，才會產生湧現具有「現代元素」的領頭人，也只有在這種土壤，當有「現代元素」的發展思路，才會得到廣泛的擁戴與支持。

## 現代元素

宋志堅

不忍睹的枯木。不僅樹幹樹梢多有截肢，而且光禿禿地沒有一片綠葉。這棵樹齡千年的古樟，曾是何等得了它盤踞的一個山丘，聳立在老家村頭，樹身得有七個成人併開了臂膀才能圍得起來，六七個分枝都有兩人合抱的軀幹，即使單獨存在，也無不是參天拔地的樹中偉丈夫。組合在一起，更是枝葉漫天，猶如孔雀開屏，庇蔭之地，可以畝計。於是我們那個村的一座屏障，一個標誌。然而，偏偏讓我們這一代人看到了它的沒落與衰敗。據說導致其沒落與衰敗的，就是它在那附近那個粉紙廠長年累月排出的鹼性很重的污水。我想，老人家如果有現代發展的眼光，就會知道這棵千年古樟的價值；如果有對於古科學的知識，就會知道這棵千年古樟承載着這個村的歷史，是使人「記得住鄉愁」的「獨特風光」。不但守衛在這一帶的生態環境，也是生態旅遊的一道亮麗風景。

老家的春蘭，名曰宋梅，其名聲跨越國界。日本人將宋梅、集團、龍字、汪字列為春蘭之「四大天王」，宋梅則居「四大天王」之首。這種叫做「宋梅」的春蘭，是名貴品種，生命力很強，現紹興縣蘭花園以及紹興城區、漓渚、棠棣一帶的蘭花專業戶中均有栽種，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都有引種，偏偏在我老家那個村子已經失傳，甚至很少有人知道，這種聞名世界的春蘭，原由乾隆年間宋家店人宋錦旋培育而被命為宋錦旋梅簡稱宋梅。當我與老家的人興致勃勃地說起宋梅之時，他們的反應之淡漠，使我始料莫及。

我想，老人家如果有現代發展的眼光與現代的科學文化知識，就會懂得品牌的力量的商標，就會考慮如何栽培與經營宋梅作為一個突破口去發展生態農業。這種現代的發展眼光與現代的科學文化就是看不見的「現代元素」。

與城市一樣，鄉村的發展，也需要這種看不見的「現代元素」。首先是鄉村的領頭人要有自其優勢，他們容易接地氣，但也會有先天不足，就是容易囿於一隅，因此，也特別需要打開眼界，拓寬視野，接受新事物，連接新景氣。

當然，不僅是領頭人要有「現代元素」，這種「現代元素」，還需要它賴以生存的土壤，或曰「群眾基礎」。只有在這種土壤中，才會產生湧現具有「現代元素」的領頭人，也只有在這種土壤，當有「現代元素」的發展思路，才會得到廣泛的擁戴與支持。